

白鹿原的文化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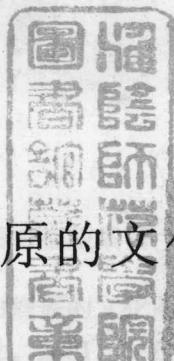
段建军

著

西北

425

书馆



白鹿原的文化阐释

段建军 著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7863 号



西北大学出版社

41/200.5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鹿原的文化阐释 / 段建军著 . —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 6

ISBN 7-5604-1579-2

I . 白 … II . 段 … III . ①长篇小说 文学研究
中国 - 当代 ②白鹿原 - 文学研究 IV .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7863 号

白鹿原的文化阐释

段建军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7.25 印张 167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04-1579-2/I·198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第一编 唱明乡土人生

一 中国乡土社会的肉身崇拜与阉割.....	(3)
二 共在中的自我与他人	(37)
三 为历史而烦	(64)
四 为乡土献身	(90)

第二编 创造奇美的叙事风格

五 创造奇美的话语世界.....	(113)
六 展示神奇的现实主义风格	(143)

第三编 树立新的里程碑

七 超越柳青,树起新的里程碑	(161)
----------------------	-------

第一编

唱明乡土人生

西鄉人不務土不事紡，”對領國人說；“戶主是一”太祖始謀融合群
衆“太祖嘗謂喪于庭；”挺身“太祖初專恩懷德；”麻生良同“太祖
太祖嘗水滸頭面事紡；”對領半良“太祖嘗著練布于紡與紡，”織
人，“日由不爽”皇志林嘗上領主紡曰自織不幸主人憂；”紡于革良
參“最過四個過主人；”紡與良自“臭品升齊主紡殊自以故，非數少
同少分頭死自是“裏內”，太祖頭起；”同良商換“具昂沉前坐，”長
生嘗施言復本與言成因吳，兩言士之仰望加威舉聞要恩領之口成
生嘗施言復本與言成因吳，兩言士之仰望加威舉聞要恩領之口成

一 中国乡土社会的肉身崇拜与阉割

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肉身化的生存者。在乡土社会中生存，意味着人的肉身还能在乡土上活动，还占有着乡土社会的一方空间。就是说，肉身还在自家的土炕上躺着；还在自己的门楼下站着；还在街巷里转着；还在村头向四野看着；还在田里地里劳作着；不论躺和站的质量，不问转和看的意义。能躺能站能转能看，这本身就标志着生存的意义。在乡民们的眼中，生存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没有什么凌驾在生存之上或超出生存之外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乡土社会特别重视再生，再生的标志就是人自身生了儿子，育了孙子。这些亲生的儿孙都在自己家的四合院内大呼小叫，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活蹦乱跳。不论呼叫有何价值，不问蹦跳是否有所创造。能呼能叫，能蹦能跳，本身就是生存的价值，就是肉身化的创造。因此，中国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一种肉身化的社会。这里用“自身”称谓称我；用“身世”称谓个人经历和遭遇；用“身手”称谓生存本领；用“立身”称谓获得做人资格；做人光明正大，做事

符合规程的谓之“一身正气”；做人阴阳怪气，做事不上路不入辙的谓之“周身毛病”；勤勤恳恳的谓之“身勤”；疏于劳作者谓之“身懒”；做事动作干净利落者谓之“身手敏捷”；做事拖泥带水者谓之“身笨手拙”；受人主宰不能自己做主的生存状态是“身不由己”；人生遇难，难以自救的生存状况是“自身难保”；人生整个历程是“终身”，生前死后是“身前身后”。总而言之，“肉身”是自我的代名词。我们之所以要例举如此多的乡土言词，是因为言词本身言说着生存者的生存意向，生存情态，乃至生存理想。通过言说，唱明着生存者的生存境域及亲在状况。

不仅如此，在中国乡土社会里，由于人们整日通过肉身的运作来介入生活世界。而且，又在各种各样的介入活动中特别关注肉身，了解肉身，爱护肉身，进而把自己的肉身外化出去变成整个世界。换言之，在乡土社会人们的眼中世界是一个肉身化的世界。人的肉身散布在宇宙间所有的事事物物上，使事事物物都以乡土社会中人们最为熟悉，最感亲切的肉身形象向人显示，与人进行最亲切的交往，最完美的融合。于是，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了肉身化的名称：山头、山口、山腰、山脚、山脉；树顶、树身；果皮、果肉；门口、门面；壶嘴、壶身；瓶口、瓶颈；针头、针眼。中国乡土典籍《五运历记》、《述异记》等，把整个宇宙诗意地想象为华夏第一人——盘古的化身：说草木是盘古的毛发；日月是盘古的双眼；五岳是盘古的头和四肢；盘古的气息化为风，吼声化为雷鸣，目光化为闪电，泣泪化为江河，喜悦化为晴，愤怒化为阴。乡土哲学《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则进一步指出，人是天地的子孙，人的肉身与天地有一种相副相合的关系。人首像天之容，毛发像星辰，耳目像日月，鼻口呼吸像空气。肉身中的空窍理脉像川谷，腹饱实虚像百物。不仅如此，肉身更与日数、月份、四时、五行也相副相类：

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也。外有四肢，副四时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

从这样一种哲学观点来看，真可谓世间可观的有形万物，皆备于乡土社会人们的肉身之中，认识了人的肉身，也就认识了世间万事万物。换言之，认识和理解肉身，是乡土社会人们认识和理解世间万事万物的基础和线索。

若要仔细考究起来，在中国乡土社会里被人们肉身化了的又何止于天地日月山川草木等具体的物质存在呢？那些不可见的精神状态也照样被人们肉身化了。比如：没有自知之明是“目不见睫”；技术达到极纯熟的境界是“目无全牛”；上层怜爱人民是“视民如伤”；坦然面对死亡的心境是“视死如归”。更有甚者，是把那些神秘莫测的东西也化成了有形的肉身。比如八卦的构成：乾为首，坤为腹，坎为耳，离为目，兑为口，艮为手，巽为股，震为足，活脱脱一幅人的肉身肖像。对此，重视精神，崇尚心灵的哲人们肯定会摇头摆手，连声道否。并且大谈特谈肉身是人的羞耻，是人僵死的可能性，是人的精神的赘疣，是人必须努力超越的一种存在：

就我的身体昭示我在世的可能性而言，看见，触摸，就是把是我的可能性的那些可能性改造成为死亡的可能性，对于作为跑、跳舞等活生生的可能性的身体来说，这种改变应该必然带来一种完全的盲目。而当然，发现我的作为对象的身体也揭示了他的存在。但是这样向我揭示的存在是

既然肉身是人的死亡的可能性，它把人的生存不断引向盲目，并且是人的对象性的“为他”的存在。那么，它就没有任何值得人关心爱护之处。关心爱护肉身，就意味着鄙俗低下，意味着丢掉自我的高尚灵性。

然而，中国乡土社会的肉身化的生存者却坚持肉身是美丽的，又是智慧的，它不但构成了整个世界，更是整个宇宙的基础。没有它，人们就不能产生前后、左右、上下、高低的体知；就无法区分主与客，^②内与外，这与那。^③有了肉身，一切虚幻的东西才变得可感可触；缥渺的东西才变得有血有肉；无机世界才变得生气勃勃。因此，鲜活的肉身是比陈腐的思想更善于思想，更富于创造的一种存在。只是在肉身的引导和启示下，世界才人化了，变得可亲可近；人也世界化了，变得富足有力。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一人类化身宇宙的过程，既促进了人对自己肉身的理解，也促进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在所有人造物中，对它们的结构作技术分析，对它们的起源作历史研究，便可揭示出它们借以与人体自然结构相联结的确凿因素。这种机械装置最初完全无意地模仿器官模型而构成，现在，通过相反的过程可以转而充当解释和理解人类机体的手段。人通过他创造的工具和人造物，学会理解自己身体的本质和结构。他只有在反思他已塑造的东西的过程中才理解他自己的生理：他制造的中介性工具为他开启支配自己身体结构的规律和他器官的生理功能方面的知识大门。然而，这些尚未完全展示出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99页 三联书店1987年

② 在生身之地为主，漂流他方为客

③ 近身为这，远身为那

器官投影的核心的，最深远的意义，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在这里精神进程与人对自己肉体结构的知识增长并行发展，考虑到人只有通过这种知识才能达到他自身，他的自我意识时，这种意义才会明确起来，人发现的每一种新工具不仅标志着迈向在外世界构造的新步伐，而且也标志着迈向人自我意识构造的新步伐。”^①因此，生存者的肉身绝对是一种万物皆备的存在富矿，值得高度重视，反复挖掘。。乡土社会的人们面对自己这万物皆备，而且活跃着创造世界与自我创造力量的肉身，不断地锐化之，武装之，透彻地思考之，油然而生出一种乐在其中，其乐无穷的感觉，在此基础上，敏锐地悟出了物我感通，万物归一的观念。

肉身是万物皆备的存在，所以在乡土社会中，那些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并且意欲通过立功立言立德之举，拓展自己生存时空的精英们，都非常强调“修身”，重视“修身”。其中儒圣孔子的《论语·宪问》最为引人注目：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在孔子的心目中，修身不但是任何一个君子立身做人的根基，而且是让别人及广大百姓安心的重要条件。其最高的境界连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未也能完全达到，由此可见，修身是君子必须终生进行的一项大事业。为完成这一事业，他提出必须用射御书术锻炼人的身体，用习礼习乐的方式培养人的视容、听容、手容、足容，使人的自然肉身转化为人化的肉身。《论语·乡党》不厌其详地刻画圣人

^① 卡西尔《神话思维》第236~237页中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在各种不同境遇中如何穿着、端坐、站立、行走、行礼及饮食的头容、手容和足容等,为一切有志修身的仁人君子树立样板,供其学习。而仁人君子们也乐于接受这个样板,并认真地仿效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中心是人的肉身,一切都必须以肉身出发,一切又以肉身为归宿。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并不外于人的肉身而与人对立,而是物我混融的。人向外界去看宇宙犹如向内里去看自己的肉身,内外本是一片,人的肉身不过是缩小了的宇宙,而宇宙则是放大了的人的肉身。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就是这种思想最典型的表现。

亚圣孟子继承了孔圣人的精神衣钵,标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的理想。^①儒家经典《大学》更进一步提出修、齐、治、平的做人程序和方向。《中庸》对此附和之:“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何以会如此呢?因为“修身则道立”。道为本,天地人三才都立于道,且顺道而运行。一切才会和谐有序,达到天下大和谐。儒家认为,天地人物几者之间有着共同一贯的道理,因此可以形成一个共同生息的宇宙,这共同生息宇宙的一贯道理就是性。物之性太琐碎,天之性太渺茫,故而对人来说,最迫切的就是了解人之性。要了解人之性,则需要了解自身之性,然后,再由自身推出去,以明天地及万物之性,从而了解造化神明之大全。

以后,修身成为封建世主的用人标准,与仕途利禄直接挂钩,虚伪随之出现。小人之流把修身当做沽名钓誉的手段,当做进身上流社会的敲门砖,《淮南子·主术训》说:

① 《孟子·尽心》下

士处卑位，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悦，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这些话已经明白地透露出“修身”是取誉的手段，又是上达的台阶。因而，修身者必须心专身诚。在取誉和上达的前提下谈论心专身诚，恐怕只能让不良之辈专于取誉，诚于上达，其心愈专其身愈诚，只会离修身的本意——治世、立道——越发疏远。然而，这非但不削减“肉身”在乡土中国的“身价”，反而从另一方面加重了肉身在乡土社会的砝码。由于重视肉身的礼乐规范，故而，对那些不合规范的肉身就采取治身术，比如在白鹿原的白鹿村中，惩罚那些不遵守乡约的赌徒和烟鬼时，白嘉轩倡导：“赌钱掷骰子的人毛病害在手上；抽大烟的人毛病害在嘴上；手上有毛病的咱们给他治手，嘴上有毛病的咱们给他治嘴。”最后把赌徒的双手捆在槐树上用刺刷抽打，然后又让其伸进开水锅里烫一次。而他给烟鬼们开了一副治烟瘾的良药，就是给每人口中喂一口大粪！

与上述有大志的人们相反，中国乡土社会里大多数下层百姓的人生志向只在“养身”。其人生使命只在于使出自己全副的看家本领“养活”双亲之身，“养活”老婆娃娃之身，“养活”一己之身。说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下层普通百姓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之肉身，就得使出全副的看家本领，确实让人感到悲怆，感到寒心。然而，这却是科技落后，商品意识淡薄，单靠男人用犁耙向泥土讨衣食的农耕文明的一种普遍现实。在农耕文明中，由于物质生产的低水准和商品经济的落后，一个男子汉要“养活”一家老小的身体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能够“养好”父母之身者就是“孝子”；能够“养好”

儿女之身者就是“慈父”，倘若能够在此基础上，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把自身养得精精壮壮，就成为受人羡慕，被人称誉的角色了。相反，那些把自身饿得面黄肌瘦，且让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男人，则是被人小瞧，受人指责的，缺乏养家糊口本领的“笨熊”。

挣扎在“养家糊口”生存线上的下层普通百姓，都有一副空虚匮乏，急需填充的身架，时时处处都想着用“吃”来塞饱身子。由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一套有乡土特色的“吃”文化：称谓承受艰难是“吃苦”；苦痛难忍是“吃不消”；受到惊吓是“吃惊”；利益受损是“吃亏”；无可奈何是“吃瘪”；紧要关头是“吃紧”；恰到好处是“吃窍”；承当罪责是“吃罪”；参加亲朋好友的婚宴是“吃情”；表示自己健康生存的话语是“我还能吃能喝”；与人与神套亲套近的方式和手段是“供吃给喝”；敬神要供吃喝，祭祖要献“吃喝”；点头之交见了面须问：“你吃了没有！喝了没有！”义气哥们相遇则要进馆子“吃一场，喝一场。”而且往往是谁“请吃请喝”的频率最高，席面最丰盛，谁就最“义气”。《水浒传》中的宋江就是以其大方地向朋友散银钱，供吃供喝而成为及时雨的。《白鹿原》中的鹿兆鹏在儿时送给黑娃一块冰糖，一块水晶饼，让黑娃终生感念不尽。

中国乡土社会的人们认为，只有自家人才能吃在一起。一家人在一个锅里吃，一伙哥们在一个桌子上吃。能吃在一起就是合得来的征兆。在这里，不但同性之间的“情义”是由“吃喝”建立起来的，就连异性之间的“情爱”也是由“吃喝”中萌生的：黑娃与小娥之间的生死恋，芒儿与小翠之间的男欢女爱，都起于女方对男人“吃喝”的关心。女人关心男人的“吃喝”意味着关心男人的肉身，也即关心男人的根本。因为肉身是人的代名词，而一个女人既然关心一个男人的肉身，也就意味着她爱护这肉身，她想依托这个男人的肉身。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自然会珍重异性对自己肉身赐予的这份关爱，并尽力予以回报。在这一来一往中情爱就萌生了。

这恐怕是最具乡土特色的恋爱方式。

在中国乡土社会，不仅乡党邻里，同性哥们，异性知己之间用“吃喝”来建立肉身的贴切关系，就是父父母女之间也以“吃喝”来联络和加深肉身之间的亲密之情。农谚道：“父母之恩，养育之恩”。这里“养”的最重要的内涵就是，作父母的应该用家中所有的“好吃好喝”来“养活”子女的肉身，作子女的也应该记住父母的这份养身恩情，等到有能力的时候，加倍的给予回报。孝顺儿女的主要标志是给父母以好吃好喝好穿戴。不肖子孙的主要标志是不能让父母享受好吃好喝好穿戴。所以“吃喝”在中国乡土社会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表征着一种体贴入微的亲爱之情。而这种在吃喝方面对人的关怀，又往往能让亲人常思常想常回味：浪子孝文返乡后吃的那顿臊子面，使他对老家的许多悠远记忆重新复活了。黑娃当了营长后与妻子吃水饭中的荠菜时想起了自己的慈母。在中国乡土社会，一旦遇到人生大事——娶妻生子、安葬祖先——则必须杀猪宰羊，宴请亲朋乡党。否则会被认为不尽人情，换句话说，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也表现在肉身的“吃喝”之中。

中国乡土社会的肉身化生存者不但与自己同阶层的肉身生存者用“吃喝”建立关系，也用“吃喝”来建立上下级关系，下层百姓最感恩戴德的统治者是“使天下皆有所养的万岁爷”；最尊敬的地方官是“使一方之中人人都有一口饭吃的父母官”。因而，荀子称：“以财货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这种话假如放在另外的社会环境之中，针对乡土社会之外的普通百姓，就可能不会有诬蔑或小看普通劳动人民之嫌，但用来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的肉身生存者，则是再恰当不过的至理名言了。因为肉身生存者用“吃喝”在中国乡土社会造成了说不尽的好处，更造成了道不完的罪恶：鹿子霖在“吃喝”中丧德；鹿冷氏在“吃喝”中发疯；疏远者在“吃喝”中靠近；越轨行为在“吃喝”中合法化；不该办的事在“吃喝”中都可以

办。这样说来，中国乡土社会中一切从崇高到卑微的事，几乎都与肉身生存者的“吃喝”紧密相连，都在“吃喝”上建基，从“吃喝”中抽象，在“吃喝”中升华，故而荀子的话是没错的。

中国乡土社会的精英们考虑到“民以食为天”，因而在设计政治蓝图时，大都非常重视养民之身。孔子首倡“先富后教”^①的政治思想。孟子则把先使“黎民不饥不寒”^②，而后实行礼仪教化，作为明君施行“仁政”的标志。他指出，贤明的君主进行统治，应该使人民的财产达到对上足以养活父母之身；对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之身；丰年能吃饱，灾年可免于饿死的程度。荀子也顺着这条思路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政治观点。他认为，财富不应该集中在国家的仓库里，“府库实而百姓贫”^③是亡国的征兆。汉儒董仲舒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先富后教是对普通百姓实行的治身之术。^④居上者以此作为施政方针，可使下层人民感激其宽厚仁慈，对其产生一种可亲可信可尊可敬的感情。因而，也就会身不由己地任凭居上者进行统治。

中国乡土社会里，不论是上智们要修的“身”，或是“下愚们”要养的“身”，都不是拖累人的臭皮囊，也不是了无意趣的外部躯壳。而是活生生的能感觉痛痒，能体验冷暖的身体。此身体又分为男身与女身，男身具有刚性、创生性。女身具有柔性、养生性。二者的交感互通给人带来了生机，给世界带来了生意，给社会带来了生趣。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一套人生文化：称谓人类为“生灵”；称谓有生命活力者为“充满生气”；称谓人为之烦忙的职业为“生业”；称谓谋生之道为“生计”；繁殖人口，开发财力谓之“生聚”；承当艰难，

① 《论语·子路》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荀子·王制》

④ 《春秋繁露仁义法·二十九》

忍受凄苦谓之“生受”；惟恐的心情是“生怕”；盲行蛮干是“生整”；豁然开朗是“生窍”；增光添彩是“生色”；缺乏圆滑流利是“生涩”；疏离稀见是“生疏”；冷淡疏远是“生分”；人生各种活动的总称是“生活”。总之，人的肉身是有生命会体验的活物而非死尸。

中国乡土社会的男女“生灵”们的肉身全都是能生的。他们认为，能生标志着自身能够与时共存，多生标志着自身在空间上不断扩展。故而以能生和多生为乐。乡土哲学《易经》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后来的哲人则变本加利地倡言：“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递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矣。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愈少，愈细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①在乡土哲学的教育下，人生最重大最喜兴的活动就是结婚生子。乡间男女结婚时，新女婿在媳妇进房之前，先在炕的四角走一遍，司仪在门外唱《踩四角》歌：“进了新房踩四角，踩了四角儿女多。一年一度生一个，十年就生一伙伙。”乡土社会的肉身生存者凡遇生儿育女，一般都把它当做最为喜兴的事来庆贺。因为这是自己肉身获得新生的标志，即个我在宇宙中长生的标志。所以当白嘉轩生儿之后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庆贺头生儿子满月的仪式。而第二个儿子的出生，彻底消除了白家母子心头的阴影和晦气，白赵氏抱一个引一个在村巷里骄傲自得地转悠着。三儿子出生后，白嘉轩夸仙草为白家立了大功，使他一树发三枝。达到了独具乡土特色的肉身化的人生道德的要求：

^① 邵雍《观物外篇》四库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